

唐山大地震

经历者口述实录

重温历史·感动生命

主编 张军锋

中央文献出版社



唐山大地震

经历者口述实录

主编 张军锋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山大地震经历者口述实录/张军锋主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5073 - 2315 - 3

I. 唐… II. 张… III.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3982 号

主 编: 张军锋

责任编辑: 于俊道

装帧设计: 周荣海

唐山大地震经历者口述实录

张军锋 主编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 100017

北京高迪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0 千字 开本: A5

印张: 18. 875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2315 - 3

定价: 36.00 元



张军锋，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主要作品有文献纪录片《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开端》、《晴朗的天》、《八路军》、《认识南非》、《重生与辉煌》等。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主编的图书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文本及文论》、《回想延安·1942》、《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等。

责任编辑：于俊道

装帧设计：晓 丽





总策划：杨国钧

杨建国

策 划：张俊山

王海平

孟庆海

张力心

汪 帆

张茂斌

主 编：张军锋

整 理：孟 智

刘宗祜

钱振文

卢振江等

序 言

2006年“五一”长假结束后一上班，我接到一个紧急的任务，拍摄一部纪念唐山抗震30年的纪录片。经过一周短暂的准备，5月15日，我率摄制组一行驱车直奔唐山。这是一个在仓促中接受的任务，我来不及做很多案头的准备，手里只有一份别人提供的很简单的稿子，一本钱钢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没有更多其他的资料。

我不能说与地震完全无缘。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时，我刚一周岁，但我家老宅房屋倒塌的废墟和在废墟上与二哥玩耍的情景还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印象。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12周岁，正在村里上初一，只记得在自家院子里搭的塑料棚里睡了一个夏天。对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只是从书上和很少的影像资料中接触过一些，一直没有具体的概念，而突然推到我面前的这个任务，竟让我莫名的兴奋，凭感觉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很有“拍头”的题材。

然而，当我真正面对唐山的时候，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到唐山的第一天，我们先来到理工大学和机车车辆厂两处地震遗址。当我站在这些沉默无声的断壁残垣面前时，仍感到触目惊心。那被撕裂的钢筋水泥象几十个亡灵伸向天空的绝望的巨手；又象面目狰狞的鬼魂，向人类展示着它的邪恶。

从这一刻起，有关地震的所有信息都向我扑面而来。

遭遇新闻战

一到唐山，我就强烈感受到了这里正在发生的无声地“新闻战”，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说，你们已经是我们接待的第8拨电视台了，除央视的10套、4套、7套3拨外，凤凰、上海、山东、辽宁电视台也都派出精兵强将早已经在唐山安营扎寨许多天了。

出发时，台里给我的任务是拍摄一部最多40分钟分上下集的节目，因为前期可拍摄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个月。但我感觉40分钟的容量几乎无法展开地说什么，我预感到将来的节目一定会更长些（事实上最后完成的节目是三个45分钟，总长135分钟）。因为唐山这浓烈的氛围不容我理智而从容地考虑，我只有一头扑进去，不停地拍，不停的采访，在采访中捕捉人物和线索，在采访中构思，了解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一切一切。当我面对一个个地震幸存者，面对面倾听他们地震中的生死经历和刻骨铭心的记忆时，我分明听到了3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轰隆隆的声音、受难者痛苦的呻吟、幸存者艰难的挣扎，闻到了震后围绕着整个城市的死亡的气息。

6月4日，著名作家钱钢为新版的《唐山大地震》来唐山签名售书，8点多一点，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多小时，唐山书城大厅内外已经挤满了人，9点钟，钱钢准时出现，此时大厅里云集了八九台摄像机，无数的照相机，很有些新闻大战的架势。多亏我们来得早，占好了紧挨着书台的位置，这才有了第二集开头王玉峰老人请钱钢在书上写下他为亲人写的“三十年生死两茫茫，无碑无灰，唯有泪千行”的诗句，因为话筒离得很近，尽管现场的声音很嘈杂，王玉峰与钱钢的对话还是很清晰。令人遗憾的是，我等了一上午，许多要问钱钢的话，却被这位著名作家客气而坚决地拒绝了，他说，他今天不接受任

何电视媒体的采访。

新闻战的硝烟，在6月12日再度燃起，这一天，当年参加医疗救助的临沂和烟台医疗队代表20多人重访唐山古冶区，闻讯前来采访的各路记者也不下20人，每到一处，医疗队里的核心人物都被摄像机包围得水泄不通。更有意思的是，阴沉多日的天空中午以后突然放晴，登高拍摄唐山全景的愿望终于可以付诸实施了。下午，3点，我们驱车来到抗震纪念碑广场西侧的工商银行大楼，大楼管理人员一看我们的架势，就知道干什么，让我们办了登记，熟练的带我们登上20多层的楼顶平台，说你们已经是第四拨了。

采访地震幸存者

在大地震的幸存者中，有许多在唐山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在开滦井下坚持了15天的陈树海等五位矿工，在废墟里埋了13天的卢桂兰，但最著名的可能要算在地震8天之后获救的王树宾了，因为解放军从废墟里救出王树宾的全过程，被中央新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完整得拍摄了下来，并出现在当年许多纪录片里。

但寻找王树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次打电话，都是不在家。最后终于打通了，王树宾说，明天已经跟辽宁台约好，一起去沈阳，看望当年为他治疗的大夫们。

6月2日，我们终于见到了一脸疲惫的王树宾，在他上班的一间办公室里采访了他。

这位开滦煤矿的工人，在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烧，妻子金凤用自行车把丈夫送到开滦工人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在这里输点液，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回家了，结果，凌晨3点42分，地震发生，王树宾夫妇和病房里的10几个人被压埋在医院最底层。

讲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对王树宾来说显然是一种折磨，当谈到他和妻子金凤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妻子一点点走到生命的尽头，嘱咐他好好照看孩子，最后离他而去的时候，王树宾讲不下去了，我的眼泪也终于控制不住，在场的每个人都落了泪。

李润平，是我们刻意采访的另一位幸存者。知道李润平，是因为在唐山书城里见到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四天四夜》，书中讲述了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在震后四天四夜的生死经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李润平，当年唐山地委党校学员，今天唐山陶瓷集团的董事长。宣传部的同志给了我李润平的电话，但我拨了十几次，始终打不通。眼看拍摄结束的日子临近，我按捺不住，直接找到了唐山陶瓷集团，说明来意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才和集团副总打电话说明此事，最后敲定明天上午的采访。

第二天，我们在陶瓷宾馆见到了感觉有些神秘的李润平，他略带歉意地说，因为那本书的关系，找他采访的人实在太多，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不熟悉的电话一般不接。采访在李润平宽敞的办公室里进行。见到李润平的第一眼，我似乎无法和书中的那个李润平重合起来，书中的李润平是脆弱而伤感的，眼前的李润平则平静而坚毅，眼镜后面的眼角里露出悲天悯人的气息。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述中，我们沉浸在他逃离死亡的故事中，他从废墟中顽强地伸出的一只手使他震后5个小时被救出，随后被好心的解放军用门板抬到通往机场的唐柏公路边上，被已经受伤的爬在方向盘上开车的司机师傅发现后，送到机场，在机场，医疗队及时给他做了手术，但虚弱的身体使他又濒临生命的边缘，这时候，一位也在重病的老太太把女婿费尽周折找来的两瓶葡萄糖送给了他，使他逃离了死亡。30年来，李润平一刻也没有忘记帮助过他的那些人，他千方百计地要找到他们，

但始终找不到，他说，或许是那些好心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或许是这些在他心底永远无法忘怀的救命之恩，并没有在那些好心人心里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在那样的生死关头，在那样的年代，向危重的病人伸出援助之手，几乎是每个人自然而然会去做的事。

孤儿及与孤儿有关的人们

唐山孤儿，是一个让人心酸的话题。

据有关部门统计，大地震使 7218 个家庭全家震亡，造成的伤亡几乎波及到唐山的每一个家庭。而四千多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大到 10 几岁的少年，小到刚会吃奶的婴儿，是地震留给唐山最大的伤痛。

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我了解到有一位名叫王庆珍的人，当时担任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副主任，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市委领导就把照顾孤儿的重担交给刚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王庆珍。王庆珍带领知青办的同志们不辞辛苦地把孩子们集中到一起，送到石家庄和邢台两所育红学校。

要拍摄唐山孤儿的故事，不能不采访王庆珍。

但在唐山多方询问，许多人都不知道王庆珍这个人。30 年，淹没了太多的历史，连同历史中的人。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王庆珍的努力。6 月 2 日，在采访完原唐山市委书记苏锋同志以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问苏书记知不知道王庆珍这个人，苏书记说知道，两年前还见过，退休前担任唐山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这个女同志很能干。

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很快在一个显得破旧的小区里找到了已经 84 岁的王庆珍老人。老人说，她 1982 年就已经退休，无怪乎人们不知道她。老太太性格爽朗、快言快语，一看年轻时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一提到唐

山的孤儿，眼圈立刻红起来。说到激动处，老太太把胸脯拍的砰砰响，流着眼泪说，“那会特别体会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那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行。在这方面我体会特别深，原来我是挺坚强的，就从管孩子看着苦事我都掉泪，都长出毛病了。”

我对唐山孤儿比较多的了解，首先是从唐山摄影家常青老师那儿看到的大量的照片中。常青是唐山市展览馆的摄影师，地震发生时家里房子阳面的山墙向外倒，一家人幸好没有大碍，常青从废墟里爬出来，顾不上安顿家里人，就拿着相机出去拍照，成为唐山第一个拍照震后惨状的摄影师。

在记录唐山震后惨状的同时，常青老师还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了灾难中的唐山人。而拍摄最多的，是震后特殊的社会群体——唐山孤儿，他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唐山孤儿30年来的成长经历。他手里拿着这些照片对我说：“我拍照片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家乡人知道，孤儿们现在生活的很好。天下父母都一样的，他们在临死前所牵挂的都是他们的子女，但他们的子女，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所以他们的愿望也应该安心了，长眠于地下，这个对我们活着的人也是一种安慰。”

我从常青老师那得到很多唐山孤儿的联系方式，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唐钢炼铁厂的调度员刘文涛。见到刘文涛之前，我已经在常青老师那里见到过刘文涛在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照片，从几个月到七八岁，浓眉大眼，胖胖的，挺招人喜欢。我们在河北小区的一座宿舍楼的顶楼见到了刘文涛，地震时不到一周岁的刘文涛，今年整30岁，妻子在陶瓷厂上班，还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刘文涛长得很精神，但眼神里流露着一丝忧郁。他给我们回忆了他在石家庄育红学校度过的童年，把那段时光称作自己的流金岁月，尤其谈到班主任孙老师对他母亲一样的关爱，说虽然叫不出口，但心里早已经把孙老师当成自己的妈妈。刘文涛不是很善言谈，但内心的感情很是细腻丰富，他把自己

写在笔记本上的文字拿给我看，向首次见面的我敞开了心扉。从这些文字中，我在感受到一个孤儿成长的酸甜苦辣的同时，也为这个性格倔强的年轻人感到庆幸，毕竟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帮助着他，使他在孤单中总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在拍摄到半个月的时候，摄制组因为设备问题回了一趟石家庄，我正好有机会见到了刘文涛提到的孙老师。孙老师名叫孙秀华，今年已经年近70，是育红学校最小的小班的班主任，她拿出小班的16个孩子在石家庄动物园的合影给我看。这个班里有著名的党氏三姐妹中的党育苗、党育新（党育红此时已经被一对奥地利夫妇领养），有刘文涛，还有一对真正的亲姐妹，1982年从邢台育红学校转过来的杜明艳和杜明丽。孙老师告诉我，1984年把孩子们送回唐山，到1995年才有了孩子们的音信，那时候大一些的孩子已经上班了，自发的结伴到石家庄看望老师们，此后一直联系不断，但小班里的7个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音信，让她牵肠挂肚。我征求孙老师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到唐山，孙老师一点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说求之不得。这样我给孙老师买了两张到唐山的软座车票，约好时间在唐山等着她。

6月2日，孙老师和张占修老师两人到达唐山，刘文涛等4个学生到车站迎接，在出站口，等候在那里的杜明艳和孙老师抱头痛哭，很是感人。第二天，我们陪孙老师到刘文涛家，见到了刘文涛的爱人和孩子，又拍下了一组感人的画面。

孙老师来到唐山的消息，迅速在育红学校的学生们中间传播开来，学生们开始络绎不绝地来到摄制组居住的宾馆，孙老师的屋子里经常挤满了人。唐山晚报的记者也闻讯赶来，在第二天以醒目版面刊登了孙秀华老师到唐山寻找学生的消息，还刊登了孩子们当年在育红学校的照片，这浓浓的师生情感动了许多人。

摄制组回到石家庄后，我给孙老师打电话，孙老师的老伴

王老师在电话里难过地说，孙老师从唐山回来的第二天就住进医院，而且病的很重，正准备手术。我当即表示马上去医院看望她，王老师坚决地不让去，说不能再让老太太激动了。我随后打电话给陪同孙老师一起去唐山的张占修老师，询问孙老师详细的病情。张老师说，其实孙老师去唐山前就已经检查出肺部的阴影，但她想见孩子们，不愿意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我这才想起孙老师在宾馆里见到刘文涛、杜明艳等孩子们后拉着他们的手说的那番话，这回见到你们，我以后发生什么事都不后悔了，说这话时，孙老师流着眼泪。

孙老师患的是肺癌，手术做得很成功，左肺片切除了三分之一。但她说，她躺在手术室里准备手术的时候，心里很踏实、很坦然。她没有把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诉唐山的孩子们，她不想让孩子们分心牵挂她。

截瘫夫妻

30年前的大地震，造成3817位因伤导致截瘫的病人。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都曾经被转送到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各种医院和康复疗养院进行治疗。为了妥善安置这些截瘫患者，使他们安心治疗、康复和生活，唐山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了18所截瘫疗养院。兴建于1979年3月的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是18所疗养院中规模最大的一所。

我们是在唐山截瘫疗养院很偶然地认识的高志宏和杨玉芳夫妇。那天我们本来是采访疗养院的护士、孤儿陈秀敏，采访时，窗外操场上不时传来排练三句半的锣鼓声，我到外面很客气地让他们暂停一下或换个地方。

采访完以后，我有些歉意地请转移到疗养院角落继续排练的4位截瘫患者回到原来的地方，并拍摄一下他们排练。4个人一男三女，很配合，而且排练的相当感人，尤其是那位戴白色

长舌帽的男的，表情很到位，声音也相当有磁性。陈秀敏在旁边告诉我，这4个人当中，有一对夫妻，我当时很惊讶，拍摄完以后正好接着在操场上采访这对夫妻。男的叫杨玉芳，女的叫高志宏（名字好像有点男女颠倒），两个人表达得还很好，把他们如何在地震中受伤，怎样转送到外地，如何来到疗养院，怎样在疗养院从相识、相爱到结婚的过程讲述的生动感人，还邀请我们到他们距离疗养院不远的小家去看一看。

我们抱着浓厚的兴趣，一路上拍摄二人开着电动轮椅车穿过繁华闹市，有说有笑并驾齐驱的情景，跟随夫妻两个来到他们家，看他们熟练地在轮椅上开门进门，进屋上床。一切是那么自然，一切又是那么艰难，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截瘫患者如何在轮椅上度过他们的每一天。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们的知足、恬然和相濡以沫的夫妻情分。每天的晚饭，夫妻两个都在家里吃，虽然都是平常的饭菜，但高志宏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辛苦。我们拍摄了一组高志宏在轮椅上做饭的镜头，走进七八平米的厨房，里面的冰箱、灶具各种做饭的家伙一应俱全，而且收拾的整洁干净。由于冰箱、灶具和水管分别在靠墙的三个方向，从冰箱里拿东西，到水管那里去洗，切菜，拿调料，坐锅，倒油这些常人一转身的举手之劳，高志宏每次都要在轮椅上转几个来回，而且每一次停下的位置都必须准确到位。当高志宏端着香喷喷的饭菜放到丈夫面前时，我真的体会了到生活的真味。

虽然他们的生活都有政府负担，但他们不甘心完全靠政府养活，而是尽其所能自食其力。每天，杨玉芳都开着轮椅到外面配钥匙，高志宏也到疗养院上班（卖饭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象正常人一样，虽然一个月辛苦下来最多挣到七八百元，但他们很知足，因为他们活出了人的尊严，享受到了生活的乐趣。

战友老刘

6月15日，在唐山紧张拍摄整整一个月之后，摄制组不得不结束在唐山的拍摄，因为距离7月28日只有40天的时间了，我要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把50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消化编辑成纪念唐山抗震三十周年的节目，而且还要查找大量的电影和音像资料，等待着我们的，是又一场硬仗。离开唐山的时候，在和陪伴了我们整整一个月的老刘握手告别之际，颇有些恋恋不舍。

老刘62岁，全名刘宗祜，是唐山文化圈和开滦煤矿无人不知的人物，年轻时在部队当过文艺兵，后来转业到开滦唐山矿，干过钳工，最后又发挥特长参加了矿上的演出队，并成为创作和演出的骨干，擅长相声、快板，人称“小豆子”。唐山大地震发生时，老刘在开滦干了一辈子会计的父亲不幸遇难，他的小家4口人有惊无险，逃过了一劫。1979年调到《唐山劳动日报》文艺部，在唐山文艺圈里干了20多年，后来成为唐山曲艺家协会的主席。

摄制组初到唐山，人生地不熟，市委宣传部也不可能派人陪着我们，无奈想出在唐山当地找一位向导的法子。有朋友给我推荐了刚刚退休但退而不朽的老刘。和老刘一见面，第一感觉这是个老师哥，不用说年轻时一定更帅，虽然岁数大了些，但整个还是显得很精神。相处几天之后，我发现老刘很幽默，而且还有一绝，在唐山无论走到哪个机关单位，总能找到熟人，有老刘做向导，真是省却了我许多的麻烦和时间。

唐山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里的人有热情的一面，也有傲气或者说不太喜欢陌生人的一面。和唐山人打交道，你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和智慧。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去理工大学的地震遗址，在大门口，被门口的大爷拦住了，我拿出记者证，说是电视台来